

【史上第一部文殊菩萨传记】

文殊菩萨传

明一居士◎著

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

文殊菩萨传

明一居士 著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文殊菩萨传 / 明一居士著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2

ISBN 978-7-5143-0824-2

I. ①文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1568号

文殊菩萨传

- 作 者 明一居士
责任编辑 陈世忠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xdcb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710×1000 1 / 16
印 张 17.75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824-2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【目录】

- **文殊**：七佛之师，诸佛之母 / 001

- **懵懂**：一加一不是二 / 005
- **开窍**：逃学反而契入智慧王国 / 016
- **梦游**：陌生之地，却似曾相识 / 027
- **出尘**：与释迦牟尼佛同名 / 034

- **剃度**：鱼为什么死在水中 / 042
- **应法**：能治病的才是好药 / 051
- **开眼**：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 / 061
- **岳飞**：泰山一样的男人 / 067

- **妙莲**：为莲故华，华开莲现，华落莲成 / 075
- **龙珠**：人人都有的无价之宝 / 082
- **牛鼻**：勇敢不是壮烈牺牲，而是忍辱负重 / 088
- **牧牛**：前三三，后三三 / 097
- **攻齐**：溃败牟施冈 / 105
- **墨子**：利于人谓之巧，不利于人谓之拙 / 112

- **重关**：伐毛洗髓，脱胎换骨 / 119
- **情魔**：火中却生青莲 / 127
- **破关**：大丈夫，秉慧剑，般若锋兮金刚焰 / 139
- **顽疾**：心病还得心药医 / 147

- **鲁山**：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 / 153
- **血祭**：杨再兴血战小商桥，岳鹏举命丧风波亭 / 160
- **神通**：变化莫测谓之神，无拘无碍谓之通 / 169
- **琴画**：无弦琴演奏无生曲，美女图尽是骷髅头 / 174

- **还乡**：放屁也是佛法，此地就是天宫 / 182
- **进士**：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握 / 189
- **朝台**：山河大地，草木万物，五台何处不文殊 / 197
- **面圣**：真容从未隐，漫道现虚空 / 206
- **洛阳**：死人复活，废物是宝 / 212
- **度生**：毒药即是良药 / 223

- **随缘**：疯僧疯婆，吃酒蹉跎 / 235
- **杀佛**：水月空花梦中事 / 241
- **浮桥**：机牙任信缩，涨落随高低 / 247
- **红白**：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 / 252
- **严蕊**：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 / 261
- **涅槃**：文殊普贤，搭背随肩 / 270
- **后记** / 278



文殊：七佛之师，诸佛之母

位于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，是五印度最富饶的国家，也是佛教发祥地，与佛陀有着甚深因缘。释迦牟尼佛出家后，从六年苦行到菩提树下证道，都是在这个国度完成的。其首都王舍城周边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深深镌刻着佛教的烙印。竹林精舍，是佛教的第一所寺院；城东北的灵鹫山（简称灵山），更是佛教圣地。

王舍城地处恒河平原，沃野千里，唯有灵山突兀而起。释迦牟尼佛在此说法多年，著名的《法华经》《大般若经》等重要的经典，都诞生于此。这里还是禅的故乡——灵山会上，佛陀拈花，迦叶微笑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从此，佛的涅槃妙心，成为禅的源流。

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佛陀在千二百五十比丘簇拥下，从竹林精舍徐徐而来，走过芳草萋萋的山坡，越过流水淙淙的小溪，来到了灵鹫山上。他登上高高的说法台，趺跏而坐。

这时，寂调音天子偏袒右肩，右膝跪地，合掌向佛请教说：“世尊，文殊师利菩萨说法之时，善能降伏各种异端邪说，能让那些骄狂傲慢的人变得谦逊起来，令未发菩提心的人发起菩提心、已发心的人得不退转，令佛法久住，法轮常转。为什么他的法力如此广大？”

释迦牟尼佛道：“因为文殊师利深具般若智慧，洞悉幽微，善能教化一切众生。就像所有的孩子都有父母，文殊师利就是佛道中的父母。他不仅引导芸芸众生觉悟，而且十方诸佛皆以文殊为母。一切如来初发心，皆因文殊教



化力。”

寂调音天子点点头，他知道，文殊菩萨是“九代之祖”：

据《法华经》记载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日月灯明佛出世。其佛未出家时为大国王，育有八子。当时，日月灯明佛座下有一位妙光菩萨，善能为人演说妙法。日月灯明佛圆寂后，八位王子皆拜妙光菩萨为师。在妙光教化下，他们八人终于次第成佛。其最后成佛者，名燃灯佛。而燃灯佛，正是释迦牟尼的本师。那时的妙光菩萨，即是今日的文殊菩萨。故而，文殊乃是当今如来的九代之祖。

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文殊菩萨不但是我的师祖，也是我的老师。今我得佛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威神尊贵，度脱十方一切众生，皆蒙文殊师利之恩。所以，他是过去七佛之师。”

佛陀停顿片刻，继续说道：“不但过去诸佛是文殊师利的弟子，现在十方世界世尊都是他的学生，未来所有当作佛者，亦是其威神恩力所致。因为，文殊师利是般若智慧的象征。众生非般若不能成就佛道，佛陀非智慧不能出现世间。故而，文殊师利妙吉祥菩萨，是三世觉母。”

寂调音天子又问：“文殊具有不可思议的大智慧，何以至今仍是菩萨？”

释迦牟尼佛道：“他在无量劫之前的过去世，早已经成佛了，号称龙种上如来。因他悲愿深重，为了普度众生而倒驾慈航，隐大示小，来做文殊师利菩萨。”

寂调音天子再次从座而起，单膝跪地，双掌合十，恭敬说道：“世尊，文殊师利法王子今在何所？我们所有人都十分渴望见到他。”

释迦牟尼佛告诉寂调音天子：在遥远的东方，有世界名曰宝住，佛号宝相如来。现在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正在那里为诸位菩萨讲说大乘佛法。寂调音天子恳求说：“世尊，为了听闻无上微妙的一乘佛法，请您将文殊菩萨召唤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吧。”

这时，释迦牟尼佛受寂调音天子所请，放出白毫相光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东方宝住世界的宝相如来看到此光，对文殊师利菩萨说：“善男子，你到娑婆世界去吧，释迦牟尼佛及诸大众，都想见你，并听你说法。”

于是，文殊师利与宝相佛告别，略施神力，带着宝住世界那些好奇的菩



萨，转瞬之间来到娑婆界。他们住在空中，撒花供养释迦牟尼佛。灵山会上的大众，见天花飘飘，香气氤氲，问佛是怎么回事？佛陀告诉大家，这是文殊师利法王子与万千菩萨从宝住世界来到了这里。话音未落，文殊师利与众菩萨从空中现身，飘然而下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七匝。随后，文殊师利幻化出一个高大的莲花狮子宝座，自己坐了上去。

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家，你们谁有疑惑，可以向文殊师利咨询。寂调音天子首先恭恭敬敬向文殊师利请教宝住世界的情况。文殊菩萨介绍说，那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没有天灾人祸，没有争讼战乱，人人向善，个个信佛，因而社会安宁，生活安乐。甚至，那里没有声闻、缘觉二乘佛教，流行的是大乘妙法，修行者都是菩萨。

这时，那些跟随文殊师利而来的菩萨以天花供养释迦牟尼佛之后，对文殊说，他们要回宝住世界。文殊问为什么，他们说，这个娑婆世界的人们自私、贪婪、愚痴、骄慢、固执，难以教化。而且这里灾害频繁，污浊不堪，远远不如我们原来的世界美好。文殊师利说：“诸位善男子，在我看来，一切刹土平等，一切佛法众生平等。故而，我要留在娑婆世界。”



文殊菩萨



文殊菩萨说话的同时，深入三昧，把娑婆世界变成了宝住世界。连释迦牟尼佛的相貌形体，也与宝相如来一模一样；所有的比丘、居士，都变成了菩萨的形象。这时，那些宝住世界的菩萨以为自己回到了原来的世界，认为释迦牟尼佛即是宝相如来，因而问道：“世尊，是谁把我们送回来了？”佛反问：是谁将你们带去的？诸菩萨恍然大悟：来和去，凭的都是文殊师利法王子的神力。

这时，文殊师利对诸菩萨说：“善男子，你们深入三昧看看。”诸位菩萨遂以神通力观察，惊喊道：“希有，希有。我们以为已经回了宝住世界，却原来还在这里。”他们转而对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世尊，文殊师利法王子的神通太不可思议了！祈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文殊师利的智慧与神通。”

从此，文殊菩萨留在娑婆世界，与普贤菩萨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胁侍，以不可思议的广博智慧度化众生。

文殊师利法王子，与我们娑婆世界有大因缘。在《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》中，佛陀说：“我灭度后，于此瞻部洲东北方，有国名大振那，其国有山号曰五顶，文殊童子，游行居上，为诸众生，于中说法。”

大振那，即震旦，也就是中国；五顶山，则是五台山。千百年来，文殊菩萨经常在五台山现身说法。他或为童子身，或为老人躯，或为比丘形，或现牛马相，随缘而变，随宜教化。五台山遂成了文殊道场，文殊信仰因此遍传东亚诸国。文殊智慧也成了东方智慧的象征。同时，文殊菩萨也经常在全国各地示现——隋末唐初终南山的杜顺和尚，中唐时期天台山的寒山大士，都是文殊菩萨化身：

三世觉母智难量，机巧应缘化四方。

慧剑断惑成正觉，毕竟曼殊法含彰。



懵懂：一加一不是二

浙东多名山。山岳神秀者，人文荟萃有天台，自然超拔数括苍。

天台山周回八百里，群峰竞秀，其峻极之状，嘉祥之美，穷山海之瑰富，尽人神之壮丽，古来乃是圣贤所游化、仙隐之窟宅，巍巍然积淀成中国历史文化名山。括苍山逶迤盘结，气势宏阔，超拔为浙东南第一高峰，其主峰米筛浪直插云霄，昂扬如王，亿万斯年。

山为原野之雄魂，水为大地之灵魂。天台山峡谷连绵，沟壑纵横，瀑潭成群，溪流如网，搜尽千山之灵泉，汇集万川之甘露，形成天台最大河流——始丰溪。括苍山突兀而起，得海气之氤氲，终日云蒸霞蔚，浓雾弥漫。雾遇冷石凝为露，云因风催化为雨。这座大山哺育了几十条小溪，归入蜿蜒的永安溪。永安溪与始丰溪一南一北流入临海，汇成了浙江第三大江——灵江。

这“灵江”，汇集了天台山千百年来佛道儒三家文化的深厚底蕴，流淌着括苍山钟灵奇秀的自然神韵，可谓名副其实。山有魂，水有灵。灵江的魂魄，活生生就在这三江交汇处——灵江的蛮腰那么一扭，永安溪随之把头一摆，始丰溪的臂膀这样一弯，三江汇聚，浑然形成了一处三面环水的灵脉之地。

一口可品三江水，一眼能观三条河。青山秀水，自然化育出一个小小的村落——三江村。村西南正对三江口、独占风气之先的，是一户娄姓人家。娄家世代耕读，广种福田，终在上一代金榜题名，进士及第，步入仕林，官至少卿。时逢北宋末年，朝廷党争剧烈，政令朝行夕改，乌烟瘴气。娄家在朝中没有根基，又不愿意蝇营狗苟，同流合污，由是退回故里，自娱田园。其子原佑



虽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却一直不曾参加科举大比。

小有田园山水，栽禾种花，得许佳趣；

虽无声色犬马，品文把酒，逸足闲情。

娄原佑虽然仁厚多德，性情散淡，却也有着一个老大不小的烦恼——娶亲多年，应耕耘时耕耘，当播种时播种，但夫人张氏的腹中依然空空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是其一也；更主要的是，男男女女若是不能生养，总觉得自家就像废物一般，难免在人前矮了半头。夜深人静，原佑与夫人张氏认认真真检点自家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正如圣贤所教导的那样，为善不扬名，独处不作恶。阴鹭如此，理应得佛菩萨庇佑，福寿双全，子嗣兴旺。莫非，是自家前生德行有亏，今生不够虔诚？

原佑正在胡思乱想，夫人忽然道：“人们都说，台州城兜率寺里的观音菩萨很灵，有求必应。咱是不是也应该去拜佛求子，请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大发慈悲，延续咱家的香火？”

临海紧邻佛教圣地天台山，娄家与大多数人家一样，世代奉佛。儒士娄原佑在“之乎者也”的同时，也曾广泛涉猎内典^①，他知道，台州兜率寺的的确确供着一尊精美绝伦、活灵活现的观音菩萨。可是，那并非送子观音，而是一尊水月观音，即，观世音菩萨观水中月的应化身。水中之月，并无月的实体，佛教以此比喻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没有自性。因而，向水月观音求子，宛若水中捞月，镜里摘花；恰似追风捕影，缘木求鱼。可是，敦厚的秉性，儒雅的教养，使得他不忍扫夫人之兴，只是模棱两可说道：“去去也好。礼多人不怪，敬香佛欢喜。”

第二天就是六月十五，恰是善男信女到寺院里进香拜佛的日子。清早，娄张氏沐浴更衣，怀揣着一个女人最迫切的期盼，沿着灵江向台州城走去。

从三江村开始，灵江蜿蜒二十四里流程，千曲百洄，万年积淀，盈润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——台州（今临海市）。

^① 指佛教经论书籍。反之，佛教以外的典籍称外典。



台州面山濒海，依青山之高博，承碧水之妩媚，地灵人杰，文教昌明。城南灵江岸边，一座小山突兀而起，因其两座山峰就像包裹着的头巾，故名巾子山。坐落在巾子山西南半山腰的兜率寺，乃五代时期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钱俶所建。娄张氏拾级而上，进得山门，直奔观音殿而去。

兜率寺供奉的水月观音，为景德年间（1004—1008）所制，头戴宝冠，项饰瓔珞，双目微闭，似乎正在省察、思维着什么。她慈祥的神态，庄严的内涵，令人肃然起敬；她美丽的神韵，高雅的气质，叫人悠然神往。娄张氏跪在拜垫上叩拜之时，不经意间举目望了一眼。她惊奇地发现，从下向上仰视之时，观音菩萨的神态闲逸自若，十分亲切。尤其是那充满爱意的目光，好像正欲与你交谈，正要聆听你倾诉。于是，娄张氏像是面对邻家婶子，情不自禁敞开心扉，把这些年没有子女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。她反反复复祈祷，请求观音菩萨赐给娄家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……

祷告了半天之后，娄张氏刚从观音殿出来，忽然听到通往前面的小门外有人说道：“小心！小心门槛！千万别磕着碰着。”随即，她看见两个人抬着一个用黄色绸缎严严实实覆盖着的東西走了进来，一位中年汉子与兜率寺的小沙弥在两侧保护着，小心翼翼抬进了方丈。究竟是何等珍贵的物品，需用崭新的绸缎包裹？她不禁有些好奇，就跟了过去。

那小沙弥也不知是洞悉了娄张氏的心思，还是自己好奇，悄悄将绸缎掀开一角，露出一张孩童一般纯真、孩童一般稚嫩的面容——

娄张氏不禁怦然心动——我若是能有这样一个孩儿，那该多好！

“这是儒童文殊。”那中年汉子一开口，结结实实将娄张氏吓了一跳。他接着说道：“儒者，美好；童者，纯一。儒童文殊纯真赤诚，象征佛法清静无染。”

小沙弥挠挠头：“我们兜率院一向供奉的是观音菩萨，师父为何请您雕刻了这尊文殊师利？”

“我也不知究竟为啥。两个多月前，你们方丈找到我，说是土地爷给他托梦，文殊菩萨将要在台州临海巾山兜率院出世，所以请我雕了这尊儒童文殊。”中年汉子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哦，对了，你师父呢？怎么一直没露面？”

“我师父一大早就到紫岩去了。”

紫岩，在县城（台州治临海）以南三十里。也就是说，老和尚一时半会儿



回不来。中年汉子失望地说：“今天十五，正是信众烧香拜佛的日子。这老和尚一大早就躲了出去，该不是想赖我的工料钱吧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师父为啥要急急忙忙赶往紫岩，只是听他自言自语说普贤菩萨什么的。不过，王辂居士，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我家老和尚绝对不会赖您的工钱。你看寺院里的石碑，全都是您刻的，啥时欠过您工钱？”

原来，这中年汉子就是台州石刻世家大名鼎鼎的王辂^①。

娄张氏心中忽然萌生出一种莫名的冲动，情不自禁插话说：“王师傅，你雕刻这尊菩萨，连工带料总共多少钱？”王辂没在意，随口说道：“我们王家以刻碑为业，并不擅长石雕。若不是老和尚开了金口，我可不肯露丑。所以，我只收几两银子的工本费。”

娄张氏只揣了几钱碎银子，于是将头上的金钗拔了下来：“王师傅，你看这支金钗够不够？”

王辂与小沙弥谁也没想到这妇人会有此举。显然，这是她身上唯一值钱、也是她最为珍视的东西。王辂是行家，知道这支金钗的成色并不好，仅能抵上石料钱，但他被妇人感动着，点点头，二话没说收了下來。

娄张氏从台州城回三江村的脚步格外轻快，腾云驾雾似的，飘飘悠悠就到了家。当天晚上，她感到一缕月光飞入怀中，冰片一样莹润在心头。那种清凉、轻松、愉悦的感受难以言表，以至于她的身体里盛不下那巨大的喜悦，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：“呵呵……”

“夫人，醒醒，醒醒。做什么好梦呢？看把你乐的。”

哦，原来是梦。不过，那种清明、舒朗的感觉，依然存留在她的怀抱之中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娄张氏从此有了身孕，第二年四月初四，诞下一位白白净净的男婴。儿子出生前的那个夜晚，娄原佑在梦中看到一块杏黄色的锦缎从天而降，上面清清楚楚绣有“顿吉”二字。于是他为儿子取名“顿吉”。

第三天，娄原佑夫妇似乎听到有人说道：“快准备七个人的斋饭。”

夫妻俩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都以为是对方开的口——反正床上那个刚刚三

^① 北宋末至元初，台州出现过—个绵延170年的石刻王氏世家，其石刻现存世约30方，风格高朗，工艺精湛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王辂又名王大辂，是为第一代工匠。



天的小儿，是不会说话的。不一会儿，果然从天台山方向走来七个奇形怪状的和尚：有的穿草鞋，有的赤着脚，有的手拿锡杖，有的头戴斗笠，有的拍手，有的嬉笑。他们像是脚不踩地似的徐徐而行，眨眼就到了娄家门口。娄原佑又惊又奇，赶紧将他们迎入客厅，让座倒茶。然后合十问道：“大德何来？”

其中年长的一位的僧人说道：“我们从南天竺而来。”

娄原佑心中明镜似的：你们七个人除了二人相貌有些梵僧的古拙，其他人都长了一张汉人的面孔，而且说一口汉话，如何是从南天竺而来？他不动声色，继续问道：“七位大师不远万里，因何而来？”

那老僧说：“听闻居士生了奇子，特来相贺。”

这话，娄原佑更不相信了：我家生子刚刚三天，消息如何就传到了异国他邦的南天竺？再说，南天竺到大宋国遥遥数万里，你们就是插上翅膀，也无法用三天时间飞来！

用过斋饭，七位奇僧并没有提什么特殊要求，只是要娄原佑抱出新生儿来看一看。张氏将小顿吉从里屋抱了出来。七个疯疯癫癫的僧人围着小儿，或手舞足蹈，或嘻嘻哈哈，或抚掌拍手，热切得恰似久别重逢的老友。最后，其中那位年长者莫名其妙地对小顿吉说：“萨婆悉达，仁者有情之轨，切莫被他瞒过，须要惺惺着。”

说完，他们也不管娄家是否惊诧怪异，自顾自沿着来路徐徐而去。

梦月光而孕也好，奇僧探视也罢，渐渐长大的顿吉非但没有显出什么神异，反而比一般孩子还要愚钝一些。

三江村北五里有个留贤村，村中有位落第秀才。他不事农稼，整日骑在一头毛驴上摇头晃脑。三里五乡谁家修房盖屋，或有红白之事，他一准不请自到。同是读书人，娄原佑秉性又很厚道，于是他隔三差五或因一首打油诗前来切磋，或从古纸中拣出几枚生僻字而讨教。反正，若不酒足饭饱，他的问题就没完没了。娄原佑不胜其烦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这一日，娄原佑听得村头传来一声熟悉的毛驴嘶叫，赶紧将六岁的顿吉叫到跟前，吩咐说：“儿子，你到门口去。等那酸秀才到来，你就说我不在家，不要让他进来。”

顿吉点点头，站到大门外。秀才从又瘦又小的毛驴背上滑下来，问道：



“顿吉小兄，令尊呢？”见顿吉一脸的茫然，秀才补充说：“令尊就是你爹。你爹在吗？”

顿吉回答：“我爹说他不在家。”

秀才一愣，说：“你爹说他不在家，实际在家对不对？”

顿吉点点头。秀才将毛驴拴在门口，抬腿就往门里走。顿吉张开双臂，拦住他说：“我爹说不让你进去！”

秀才脸色微红，道：“我有一联，特地前来向令尊讨教。”

闻听此言，顿吉赶紧将秀才请入家门。尴尬万分的娄原佑不得不硬着头皮出来招待。二人在廊下落座，品茶，秀才说：“原佑先生，不才之所以时常前来叨扰，主要是您家的位置独特，坐在这里可以尽览三江波光，白马叠翠。”

三江汇流之后，河床宽阔，江面浩荡，水势平稳。举目望去，桅帆叠影，舢舨相继，交织出一幅靓丽的山水画卷。江水边隐约着纤夫深沉的号子，白马山（古称临海山）回荡着野鸟嘹亮的鸣啾，令人欲歌欲吟，诗情盎然。

娄原佑望着海潮退去之后，留在滩涂上的波浪印迹，不禁吟诵道：“春去花无迹，潮归岸有痕……”

秀才舔了舔嘴唇说：“有山，有水，有情，有诗，可惜无酒。不然的话，五柳先生（陶渊明）、青莲居士（李白）也会闻香而来，传出一篇诗酒佳话。”

娄原佑当然明白他的心思，故意说：“是啊，可惜家中没有储备，夫人也串亲戚去了，无人能去沽酒，扫您的雅兴了。”

秀才颇为失望，长叹一声。一旁的顿吉见状，得得跑到仓房，将娘悄悄为爹珍藏的一罐“灵江风月”抱了出来。

两宋时期，临海酿酒业兴盛，有酒坊二十八座，其中曷浦酒坊之“灵江风月”与长石酒坊之“台州蒙泉”，乃是享誉东西两浙的名品。所以看到顿吉抱来“灵江风月”，秀才馋涎欲滴，原佑心疼不已。娄原佑实在不想这样随随便便糟蹋了夫人的情意，说道：“美酒，须佐以佳肴。可惜，家中没有合适的下酒菜，所以就免了。顿吉，将酒放回去。”

“慢着！”秀才慷慨说道：“古人为了一场雅集（文人聚会），不惜典房卖地。来，把我的驴杀了，煮肉下酒，与先生大醉一场。”

顿吉本来就可怜那瘦弱的小毛驴，此时更是吓了一跳，赶紧说：“没了驴，

你骑什么？”

秀才胸有成竹，指着娄家院子里的鸡说：“骑它。”

顿吉不明白，生蛋的母鸡如何能骑？娄原佑却十分清楚他的用意，说：“噢，有鸡可杀。可是，恰好家中无柴，无法蒸煮。”

秀才十分潇洒地说：“把我的衣衫脱下来当柴烧。”

顿吉大笑：“没了衣裳，你穿什么？你一个大人，总不能光屁股吧？”

秀才指着娄家的篱笆说：“穿它。”

顿吉生怕这馋嘴的秀才拆了自家的篱笆、煮了生蛋的母鸡，赶紧把自己平常舍不得吃的点心——马蹄酥、羊蹄蹄……统统拿了出来，给他们佐酒。

唉，这傻孩子！娄原佑不禁暗自叹了一口气。

说来也是，这顿吉完全没有一般孩子的乖巧伶俐，说傻不傻，说呆不呆，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。

三江村虽然距离海边有几十里之遥，然而，每日涨潮之时，浪潮滚滚，逆流而来，在三江口形成浩瀚的水面。潮水退后，三江汇合处变得格外宁静，湿地的原始面貌直接裸露了出来。光滑细腻的滩涂上出现一个个小洞，一条条头大眼小、浑身黑褐色的弹涂鱼（又称弹鱼、跳鱼）从小洞里钻出来，在涂面上跳动觅食。一旦听到响动，它们纷纷弹跳而起，迅速钻回穴居的洞里。三江村至今仍流传着一句描写弹涂鱼习性的谚语：“好稳不稳，弹鱼钻竹滚（筒）”。意思是说，要捕捉弹涂鱼，先要在其出没的地方埋上竹筒。等它们出来觅食，故意惊扰，它们往往“慌不择穴”，自己钻进竹筒之中……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，顿吉却从来没有成功过——他预埋的竹筒里，没逮住过一条弹涂鱼。娄原佑觉得奇怪，难道冥冥之中有什么神秘的力量，不让弹涂鱼们钻入顿吉的陷阱？后来他才发现，儿子的竹筒居然没有底——将竹节间的隔层都打通了！唉，傻孩子，你要知道，没底的东西，什么都装不住。

一般孩子三四岁识数，五六岁就会简单的加减运算。而顿吉，连一加一等于二都记不住，而且他的答案五花八门，几乎超出所有人的想象。一次，一位婶子问他：顿吉，一个，加上一个，总共几个？顿吉反问：一个什么加上一个什么？婶子说：一个人加上一个人呗。没想到，顿吉一脸认真地说，那得看谁



加上谁。婶子问，比如我加上你呢？顿吉回答：一个大人，一个小孩。婶子又问：那么，两个大人呢？比如你爹加上你娘，是几个人？顿吉居然回答：三个。

婶子大笑：“你这孩子，咋不识数？你爹加上你娘，明明只有两个人，如何成了三个？”顿吉不高兴了，撅着嘴说：“我爹加上我娘，就有了我。若是只有两个人，我到哪儿去了？”

婶子一愣，随即笑弯了腰。

一群船工在江边看到顿吉正在玩沙子，问他：“一堆沙子加上另一堆沙子，是几堆？”顿吉头也不抬，回答说：“一堆。”

众人捧腹。顿吉一脸的茫然，仰望着众人，不解地问：“笑什么笑？一堆沙子加上另一堆沙子，就是一堆嘛！”

一位青年船工好心好意说：“顿吉，一堆加一堆，是两堆。你是大孩子了，以后可别再冒傻气了。”顿吉却不领情：“你才傻呢！”

那自讨没趣的船工苦笑着说：“好好好，我傻，我傻。可是，一加一怎么还是一？”顿吉拿白眼仁瞟了他一下，将一堆沙子捧到了另一堆沙子上，两堆沙子果然合成了一堆。“你们看，一堆沙子，加在另一堆沙子上，还是一堆。不信，你们自己试一试。”

众人都愣住了。那青年船工想了想说：“那是两小堆，合成了一大堆。”

“一大堆，也是一堆，而不是两堆。”

青年船工悻悻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一加一，不等于二了？”

顿吉奇怪地望了他一眼，用大人教训小孩子的口吻说道：“一个加上一个，有时候是二，有时候不是二，所以是不二。”

众人感到这孩子的话有些莫名其妙，便不再理他了。

那天，娄张氏带着顿吉从娘家归来，在村里的碓房门前遇到了一群说闲话的乡亲。有人故意逗顿吉：“顿吉，你爹加你娘究竟是几个人？”

顿吉看了看娘的肚子，回答说：“现在三个，以后四个。”

这时，人们发现娄张氏的腹部又微微隆了起来。娄张氏又好气又好笑，赶紧拉上顿吉回了家。

当天晚上，等顿吉睡着了，夫妇二人说起这孩子的怪诞，娄原佑想了想